

侯城雜誠

明 天台方孝孺希直著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  
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  
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  
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  
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  
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  
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

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于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矣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

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正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學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作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

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剝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議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于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

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眾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于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于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甯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于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矣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于薄今過于厚則從于厚今過于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于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筯簞也故枕函寢苦因其心之不甘于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于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耐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

學海類編 卷六 子類  
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  
豐于無用之費而嗇于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  
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于性化  
于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  
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  
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  
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

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  
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  
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  
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于怨也人果不  
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  
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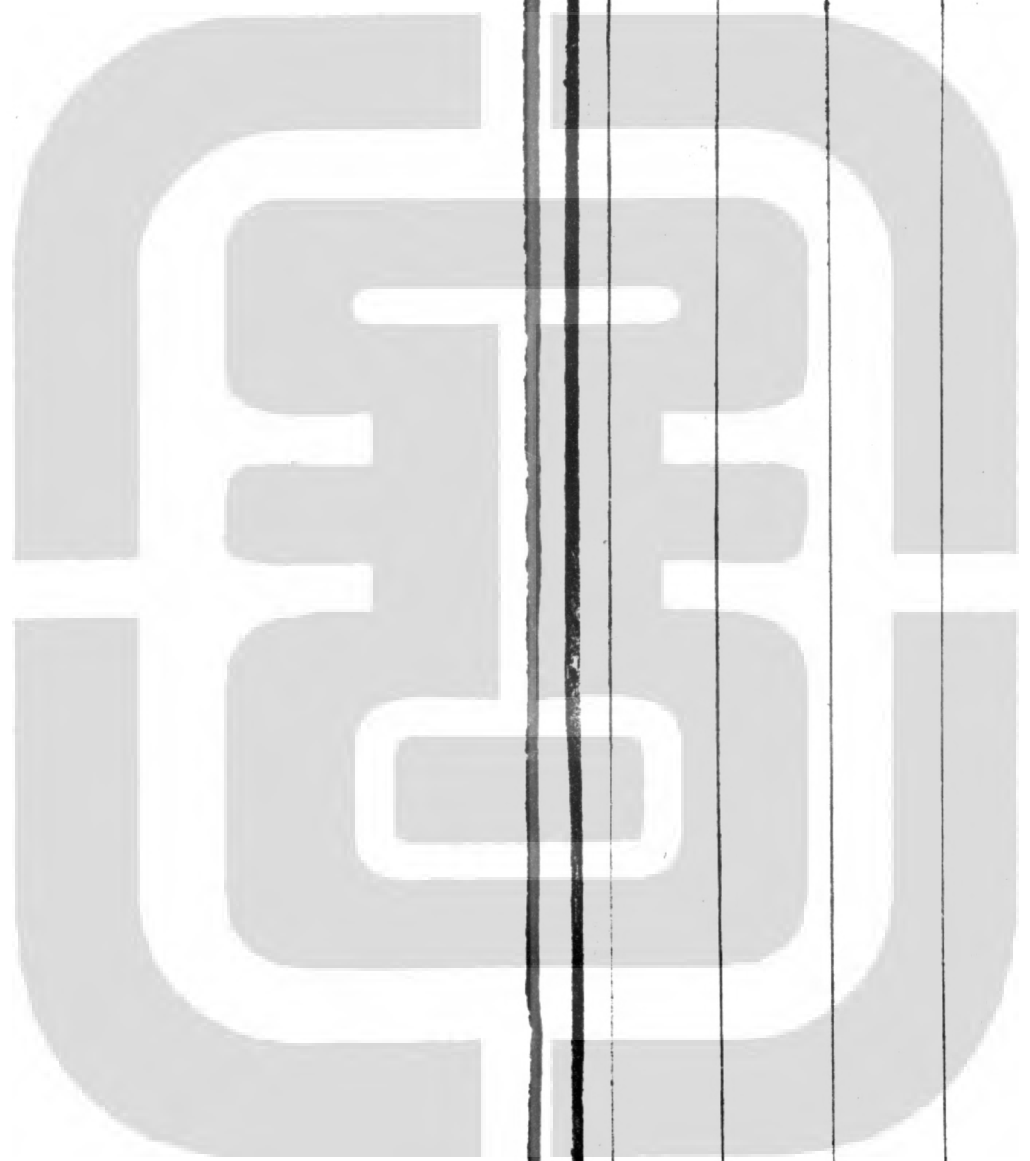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



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甯死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于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于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薛子道論上篇

明 河東薛 瑄德溫著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于此而尙  
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于心因謂  
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因善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作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斯須苟且即非敬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子類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與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二十年治一恕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天無不包

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有負才能而見于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

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甯靜專一則窮

學海類編 四 子類  
理作事有力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于口謂之言凡著于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方可吾性覺疏快寫字有差遺者卽此是敬不屬處謹之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于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嘗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

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于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工夫緊貼在身心上作不可斯須外離

爲學時時處處是作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有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作工夫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

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



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若早移向此庶幾萬一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襍其閒卽非眞爲善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于物物誘也心死于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

在於目

薛子道論中篇

明 河東薛瑄德溫著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  
所欲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  
眾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  
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

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于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自治之要甯過于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

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爲貪侈之戒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好勝人之大病

學海類編 二 子類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迷于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夜氣如泉源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常默可以見道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

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纔動卽有差故君子慎動

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爲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予每嘗用力于此故書以自勵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從事于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力行  
之難如此不可不勉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及天地之  
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  
作也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  
而不敢忽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  
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若然則近于譎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所見旣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畱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

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旣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

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薛子道論下篇

明 河東薛瑄德溫著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作事切須謹慎子細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謂前輩作  
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  
之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大事小事皆平平處之便不至于駭人視聽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子類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  
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眾  
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  
不惟臨眾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  
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  
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  
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  
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  
仰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  
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  
剛則能斷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  
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于人小過必  
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子類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于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

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己亦病矣况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客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卽是渣滓消融未盡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

不能自持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

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

以自容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子類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輒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閒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  
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于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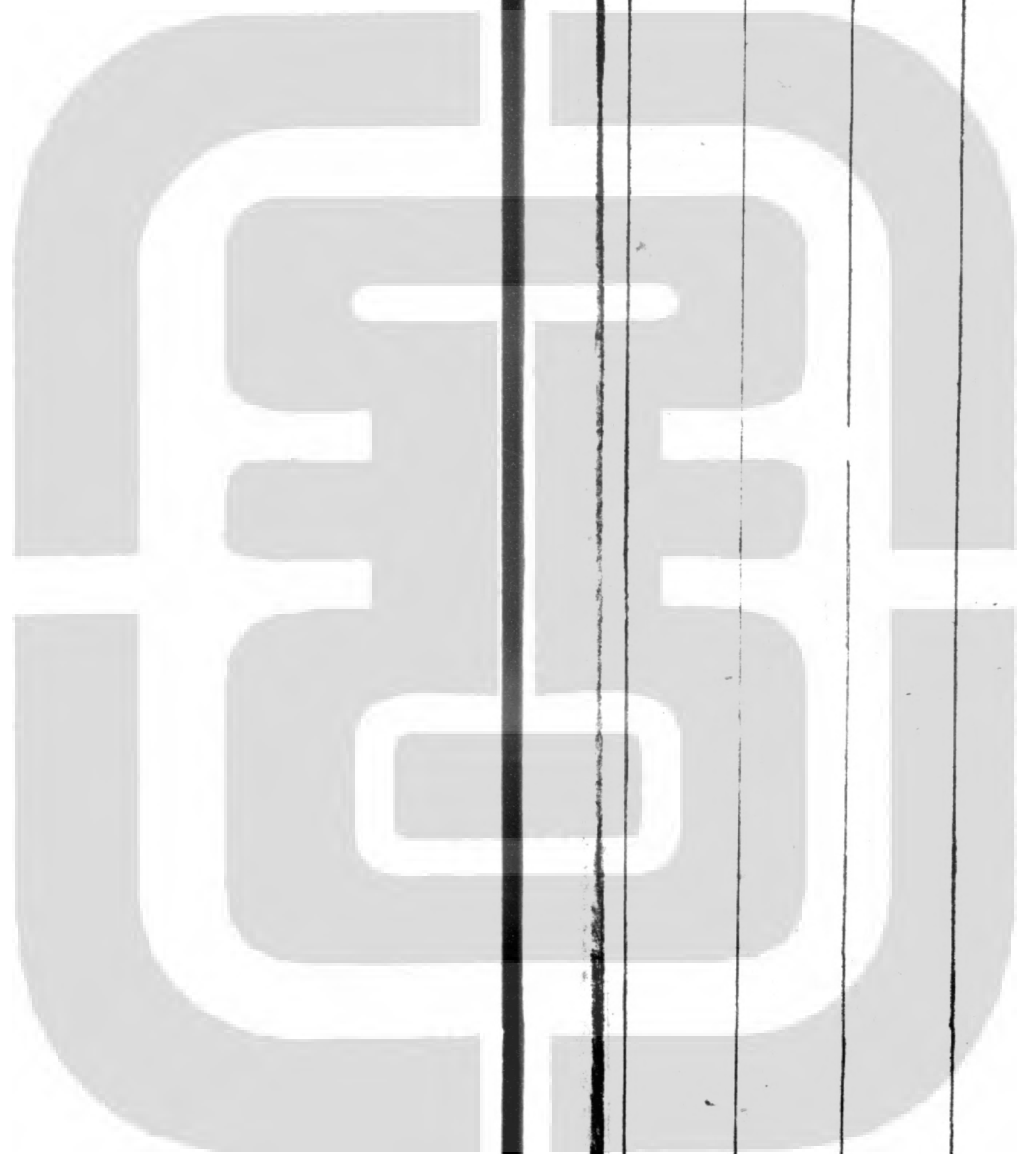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

失言不可不謹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旣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眾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于易者知之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之童亦不可侮慢也



錢子測語卷上

明 海鹽錢 琦公良撰

伏羲之畫八卦豈爲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卽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己欽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



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猶勝於放肆枯寂太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葦門圭竇之間

始學之要必須省除外事除一事則增一段靈光靈光聚而所守固矣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自暇自逸者

何眾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窗淨几玩時愒日者何眾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眾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昔吳隱之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得雪其恥矣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三爵

學海類編  
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尙未去者視主人意  
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留何必介  
意哉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  
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  
是向外事也

夜坐靜思日閒盡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後知  
語默中節爲難

文文山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慕曰死不俎豆其閒非

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起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  
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坐胸中書少  
耳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  
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晚年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訐其情則激而怨不  
中傷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魏公  
之智遠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隳行

從外以擴內爲學從內以照外爲識合內外而受之爲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漢儒有言曰富貴無募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爲然矣

朝廷設耳目之官或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摧折過甚將使諫臣喪氣卒

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宜其爲東漢人物冠冕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無龍逢比干之心

易之蹇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寂寥枯淡

中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不然君子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修哉

居官箴清慎勤三者余謂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慎雖有冰蘖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爲尤要也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人競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身儉能施人皆疏之者無濟人之具也

王安石行新法眾議騰沸明道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相如明道何致有熙甯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致有紹聖之反噬

錢子測語卷下

明 海鹽錢 琦公良撰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  
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范獻子  
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今人  
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  
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學海類編  
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  
揖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人不喜人直遇事圓巧  
委曲則目爲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  
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  
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眾渡可以聯冰大將拜而胥  
井揚波孝子傷而凍林迸蘩甘露降文貞之木白兔

擾法禮之廬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天地回日  
月變四時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學者  
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爲一切俗情所轉庶  
幾有首陽之意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  
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  
乃有濟

齊王出遊遇齊女癯癯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母在堂

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利代蹇  
修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矣

才以不蓄爲富官以不顯爲貴名以不彰爲譽施以不  
報爲惠

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誠然亦安  
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  
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  
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日月無不照也不啓其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潤也

不治其畎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  
限隔宇宙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入可  
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和眾見善必行聞  
過必改可以畜德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惰氣自銷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  
其外銷惰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  
媒也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幸免

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三河時  
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  
果不可逃安可不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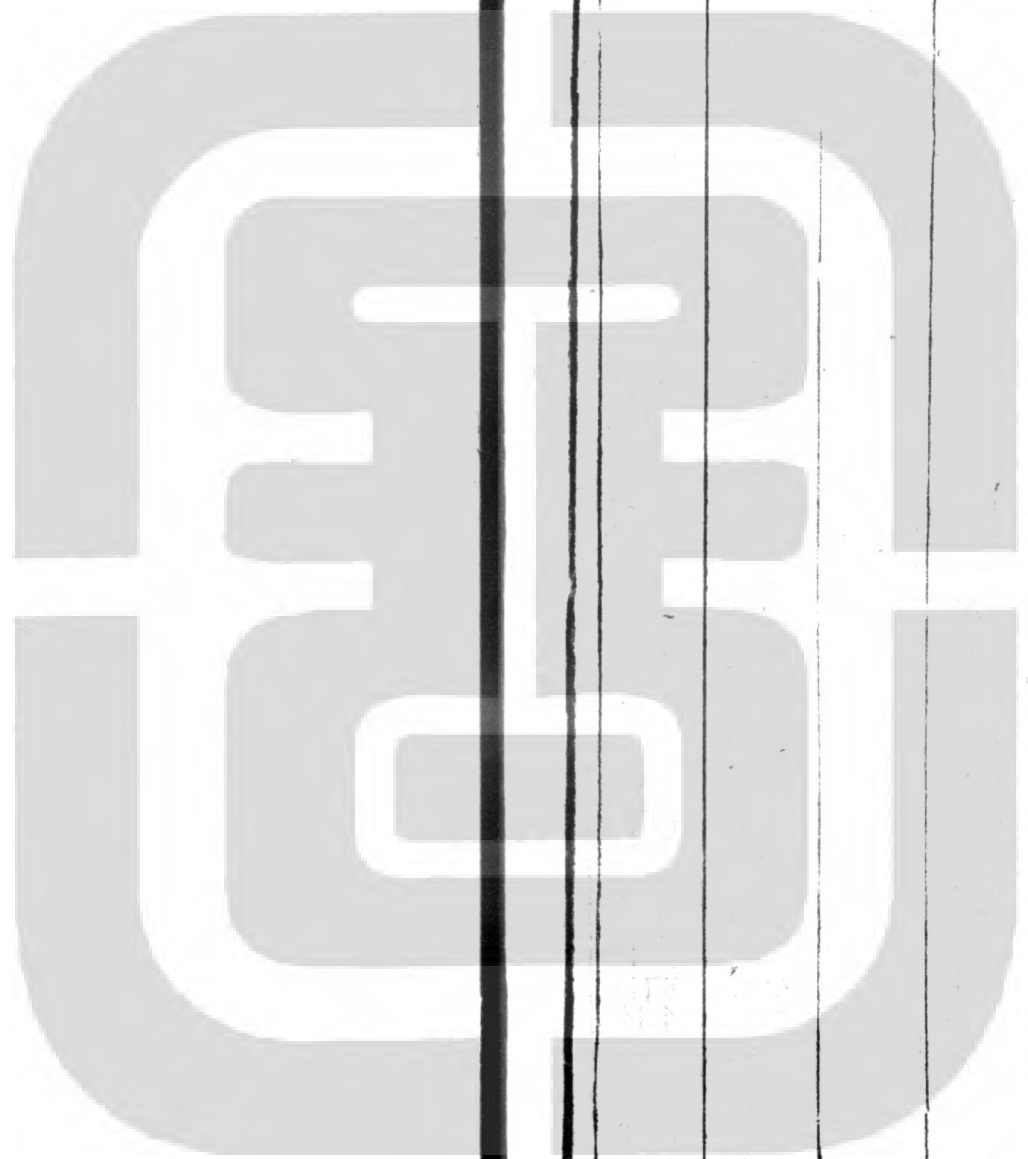
有所不爲試于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恥驗諸妻子僮  
僕之閒

韓信初謁高帝登壇數語便欲裂地封侯厥後堅拒蒞  
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具見乃良平不援大義以告  
高帝徒躡足附耳開其疑隙良平之過也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釐裝以自悅  
五垢之婦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蘿之傾惟陽是向  
芳梅之隕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爲風所風  
者也

韓退之三子縮衮皆擢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  
世不知有狀元衮者以此知功名不足恃也





白沙語要

明 新會陳獻章公甫著

人爭一箇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  
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  
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爲物外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  
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于當年精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  
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  
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  
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  
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于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  
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于富貴貧賤功利得

喪拙信予奪之閒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  
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  
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  
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  
光也不大其拙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  
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爲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閒與蟲蟻竝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于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于天弗鑿以人稟和于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于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  
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  
脉

法不貸于豪右惠可及乎煢嫠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于冬夏乎  
生于一息成于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于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  
元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  
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于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謙  
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  
傳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旣出而世道亨

動于此應于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  
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

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于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

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于玩物喪志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類  
苟欲靜卽非靜矣

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尋道理不出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物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止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

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混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于此應于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于其閒嗚呼大哉人爭一個

覺

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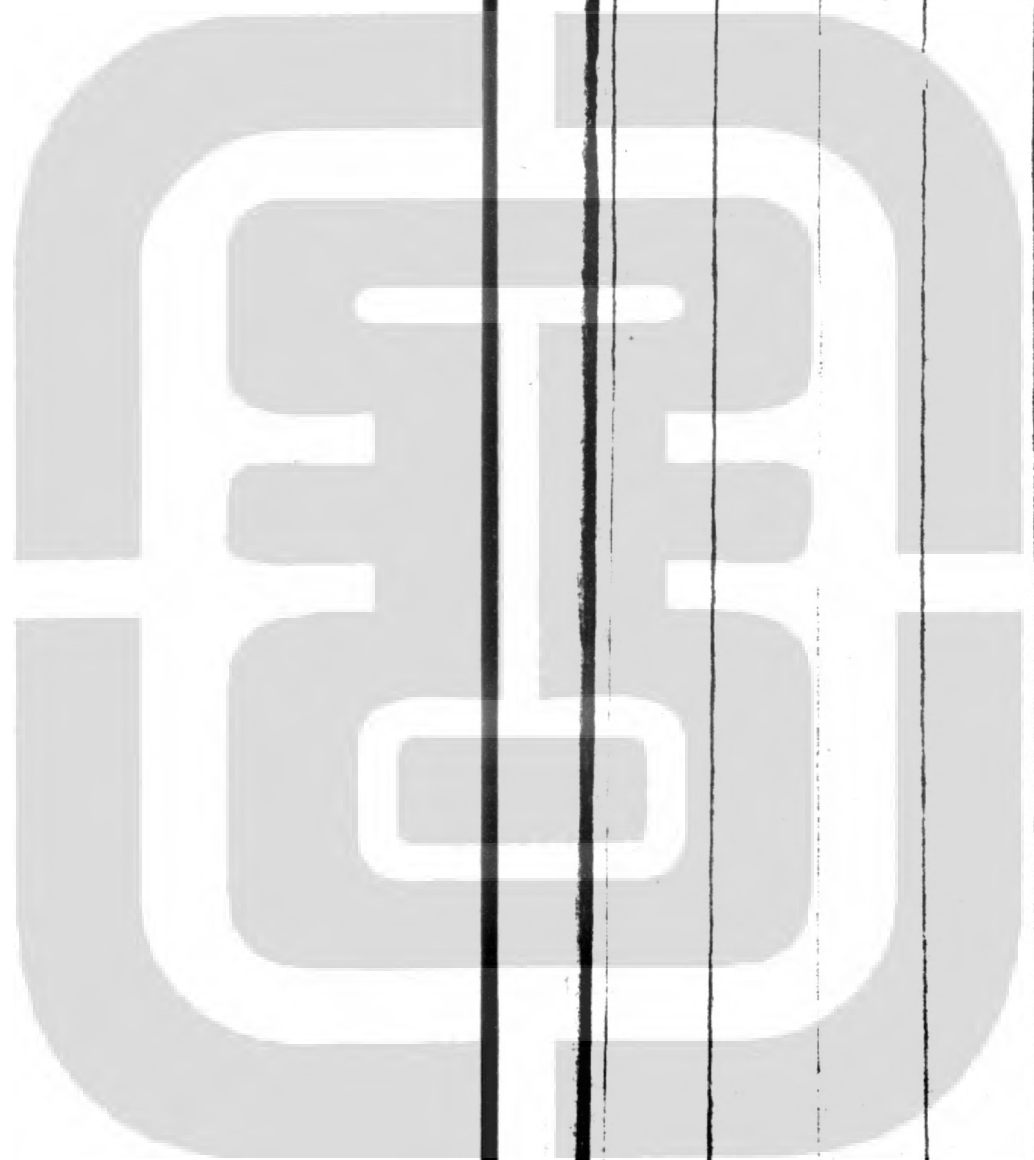
傳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  
數徧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  
然爲宗予亦嘗用心于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  
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  
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  
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  
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  
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  
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萬歷甲午秋月吉水後學鄒元標  
爾瞻識



類博雜言

明 灤縣岳 正季方著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  
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  
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  
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  
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  
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操

緯以遡經夫操緯以遡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不倍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順逆不同科外百家闢二氏勢也毋怪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成祟意藏于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于肝是爲

魂傳而至于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于肺是名魄歸而至于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藏于脾矣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學海類編  
醫者死生寄焉學者之心主于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鬼神交焉學者之心主于敬敬禮之要也非禮之方乎盡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僞乎兵所以定暴亂也學者之心主于制制義之施也非義之技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卜所以決嫌疑也學者之心主于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巫周公官之矣兵黃帝謀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

者非其流之罪乎按摩道引服食醫之流也祭醮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讖緯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

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眾星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

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于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句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帝釋之者謂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夫一宮

豈容二帝哉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噫作星野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背也醫無閭尻也大  
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  
骨也水泉血脉也岳臙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  
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霜  
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喊也潮呼而汐吸也晝寤  
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  
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者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  
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  
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震巽者  
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恆益恆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搏恆益  
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于陰也坤右轉陰進合于陽也陰陽交  
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則定乾  
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于陰積  
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于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  
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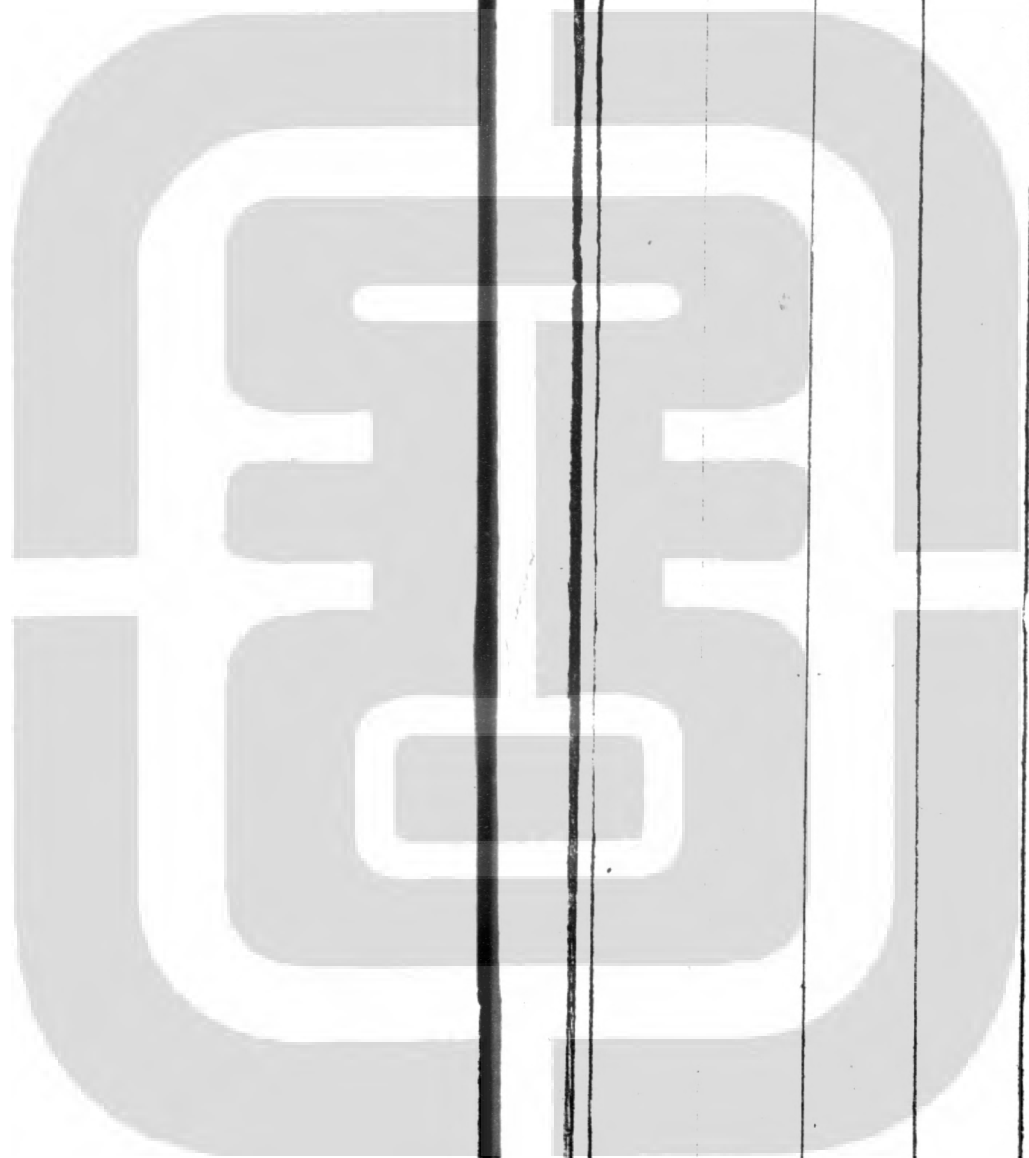
乾爲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爲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  
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爲地地之用水也故  
坎爲水水之出也源于山其入也瀦于澤則艮與兌  
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七乘而四十

九大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內有陰卽有陽皇極經世自二而四以四爲極蓋二含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一分二成陽旋陽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離陰則無陰太元自三而九以九爲極蓋二離一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無成非易也元知數窮于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元不能必傳也宜哉





空同子纂

明 北郡李夢陽獻吉著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于上則生于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墜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易本義主揲著乎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  
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  
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音言曲樂言  
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  
者也如鴝鴞呼雞落落呼豬咄咄呼馬驢苗呼貓鷲  
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  
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  
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

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  
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  
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于池上者調及  
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壯繆  
威振華夏士行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  
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  
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刻則不恕則恕己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大相夤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學海類編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  
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  
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  
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  
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  
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尙知性行有不  
必合邪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  
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

位允執厥中人用其中于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  
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  
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于  
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  
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  
發天下不以謀數爲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  
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矧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  
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  
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子類  
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  
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  
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  
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  
哉然周程其大矣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  
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禰韋陸其人也貪盛者終罔  
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罔  
吉戕生道也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歸  
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五  
穀未充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箔矣十歲而冠  
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僞  
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俗靡靡矣無弗諂  
者矣無弗饗者矣無敢者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促  
促矣悲哉嗟嗟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孔  
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於

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卒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召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于婦人文王刑于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閒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烏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顏

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精去殼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况于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清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易之不遠復書

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反  
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甘泉新論

明 增城湛若水元明著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一物  
一物侵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  
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  
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孰  
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君

學海類編  
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孰  
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  
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順乘之  
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  
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  
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  
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爲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者  
大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  
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  
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一  
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  
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

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也祇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于釋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

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天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以贊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于化育非天下之聰明睿知其孰能盡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子類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虛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也  
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氣  
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體  
則于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待  
種也氣卽種也古氣化而生故虛者生之本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  
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牆壁也何  
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于九層之臺斯

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  
也文藝也皆牆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

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則  
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物  
中和之極也必有生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天地  
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  
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况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

學海類編 四 子類  
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存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天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閒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于地也猶人之血行于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閒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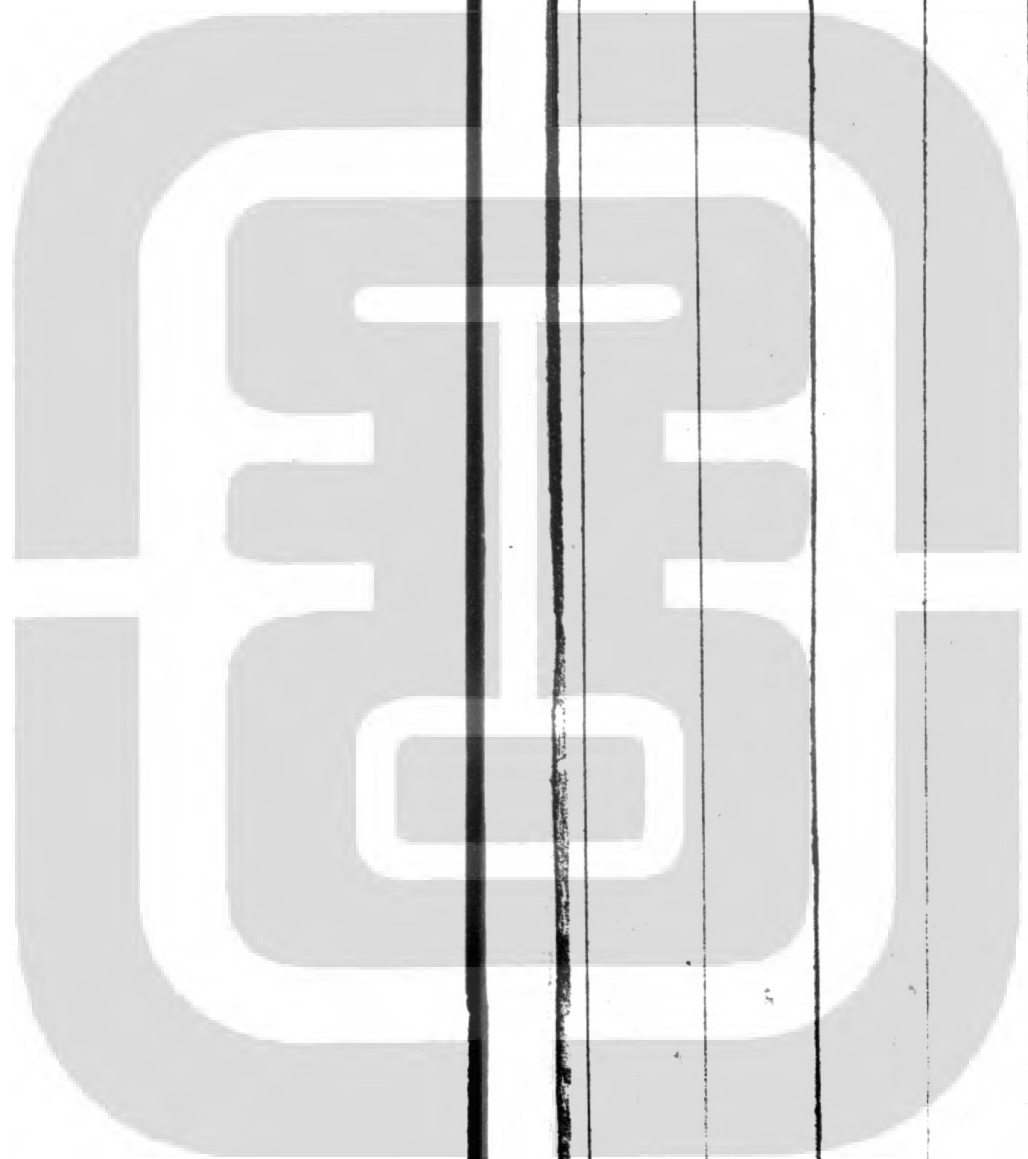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減地則益天蓋未睹其理焉

學海類編

卷九

九

手類



傳習則言

明 餘姚王守仁伯安著

徐愛問文中子韓退之陽明子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陽明子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陽明子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陽明子曰然則擬經獨非



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于道無補陽明子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饒饒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閒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然蓋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

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又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

學海類編 二 子類  
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  
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  
反經判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  
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  
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  
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  
深有取于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愛曰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子曰春秋必  
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

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  
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  
難斷陽明子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  
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征伐當  
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詳聖  
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

問立志陽明子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  
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  
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

養擴充去耳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陽明子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陽明子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得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同謂之聖者安在陽明子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色足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

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于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媿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

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

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媿于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不濟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減得一分人欲便復一分天理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陽明子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乃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陽明子曰爲學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興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如

學海類編  
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  
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  
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  
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  
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  
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子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  
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陽明子曰  
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  
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常存此心惺惺明明天  
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  
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  
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  
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第一入路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卽是冥行卽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卽是妄想卽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于一偏是以不相爲用耳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

眾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是蓋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漏者爲聖賢之心

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心齋約言

明 泰州王 艮汝止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適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卽出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

學海類編  
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與行便是道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椋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作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

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爲學矣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斷木之匠示之曰彼卻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己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

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

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麤未甚害事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旣明傳不復用矣道旣明

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卽證吾心而已矣

日用閒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頃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

矣

道在天地閒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良知卽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內外之道也

眞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閒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眞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良知卽性性卽天天卽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卽所謂不敗卽所以立也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閒舉而措

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閒則天德王道至矣

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爲立意作作知之眞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念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閒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人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嗻然教之曰修

己以敬子路以爲未足又曰安人安百姓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未可輒生疑惑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閒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予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証之宜其爲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傅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鄰予于茲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倡狂自恣以爲樂體奈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





